

# 『齊民要術』動量詞使用情況考察\*

劉潔\*\*

## <目 次>

1. 序言
  - 1) 研究的意義
  - 2) 材料的處理
2. 『齊民要術』中的動量詞
  - 1) 專用動量詞
    - (1) 沿用上古的專用動量詞
    - (2) 中古新生的專用動量詞
  - 2) 借用的動量詞
    - (1) 沿用上古的借用動量詞
    - (2) 中古新生的借用動量詞
3. 『齊民要術』中的動量表示法及其語法功能
  - 1) 『齊民要術』中的動量表示法
  - 2) 『齊民要術』中動量結構的語法功能
4. 結論

## 1. 序言

### 1) 研究的意義

動量詞作為漢語詞類中的一個分支，在漢代尚處於發展的初始階段，還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動量詞逐步發展的階段，動量詞在這一時期得到了迅速而廣泛的發展，隋唐五代時期動量詞進入了初步成熟並日益繁榮

\* 이 논문은 2018학년도 서울여자대학교 교내학술특별연구비의 지원을 받았음.

\*\* 서울여자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부교수

的階段，到宋元明清時期動量詞已發展到相當成熟的階段。

之所以選擇『齊民要術』中的動量詞加以研究，主要是因為『齊民要術』是中國現存最完整的一部古代農業科學技術專著，影響巨大，就語言風格來說，其中的口語資料，十分寶貴而豐富，而該書相比同時期的『水經注』，『洛陽伽藍記』，『世說新語』，『顏氏家訓』等文獻典籍，因其涉及農業生產勞動，農副產品加工制作，飲食儲藏釀制烹調等多方面的內容，其中的動量詞更為豐富多樣。儘管目前學界對『齊民要術』的量詞研究已經頗有成果，但對『齊民要術』中的動量詞的研究，還有待於深入。

目前，對『齊民要術』中的量詞情況加以考察研究的成果有，單篇文章：李小平(2006)『『齊民要術』中的量詞及其特點』，李小平(2007)『『齊民要術』數量表示法』，馮青(2010)『『齊民要術』個體量詞使用特點』，李小平(2011)『『齊民要術』指稱植物的量詞“科”及其演變』，李小平(2011)『『齊民要術』“鬥，升”類量詞稱量對象及成因』。另外也有一些研究『齊民要術』量詞的碩博論文：賀芳芳(2005)『『齊民要術』量詞研究』，陽盼(2017)『『齊民要術』度量衡量詞及其演變研究』。另外，元文香(2005)『從『齊民要術』『搜神記』等看魏晉南北朝物量詞表示法』一文通過對魏晉南北朝時期七部典籍中的量詞進行考察，觀察並分析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物量詞的發展狀況，該文對『齊民要術』一書中的量詞也進行了大量地考察。

如上所述，雖然針對『齊民要術』量詞的研究無論是單篇文章還是碩博論文都有了一些成果，但多是有關『齊民要術』中的名量詞方面的研究，而針對其動量詞的專門研究並未引起足夠重視和深入展開。本文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其中的動量詞，進行定量定性地窮盡性整理，從而觀察『齊民要術』動量詞的面貌及其發展演變情況，我們希望能通過這一研究，為中古漢語動量詞的研究提供一點幫助。

## 2) 材料的處理<sup>1)</sup>

『齊民要術』作者賈思勰，主要生活在南北朝後魏(386-534)期間，一般稱“後魏賈思勰”。史書裏沒有關於賈氏的傳記，別的文獻裏也無隻言片語，因而我們可以得知的僅有『齊民要術』裏作者的署名：“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齊民要術』全書將近十二萬字，共分十卷，九十二篇，此外還有序文和卷端的雜說。全書包括了種植業，畜牧業，加工業等部門，即農，林，牧，副，漁各方面的生產活動以及其與人民生活生產密切相關的資料。

鑒於『齊民要術』一書篇章結構的特殊性，我們需要對材料的取捨作出說明。『齊民要術』每一篇的內容結構，尤其是農，林，牧，漁生產部分，幾乎全都由三部分組成：解題，本文，引文。這三部分合而為一，成為篇章組成的三要素，具有不可分割的完整性和系統性。另外『齊民要術』中有大量注文。這類注文，作者為誰，歷來有所爭議，有的認為注文非著者自注而是宋代孫氏(佚名)注，如『四庫總目提要』，『四部叢刊書錄』。有的認為確是著者自注而非宋代孫氏注，如著名農學家梁家勉從農學的角度以及文獻語言整理的角度對『齊民要術』的注文問題有詳細而準確的闡述，這裡將採用其觀點加以研究。

我們將有選擇的整理分析材料，只選取『齊民要術』中賈思勰本人的語言文字，我們將對全書前九卷九十一篇中，除掉『雜說』以及從卷八第七十六篇『羹臠法』開始至卷九第八十九篇『餽餈』，共七十五篇，約十一萬字，對其中所有屬於賈思勰本人所寫作的正文以及注文進行詞匯方面的研究。

---

1) 『齊民要術』一書中，不僅包括賈思勰本人所著的農業正文內容，還包括注文，引文等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獻語言，而以往的研究成果對此並未作以處理，這就會影響語言資料的精確性，故而為保證語言資料的純粹性和精確性，本文首先將對『齊民要術』的文獻材料作以甄別和處理。

## 2. 『齊民要術』中的動量詞

『齊民要術』所處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量詞進一步發展完善，是量詞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階段。劉世儒『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一書對處於這一時期的量詞有詳盡的描述，其中的分類既注重詞匯歷史淵源的考察，又注意到了與語法功能相結合，因而本文將參照其分類，對於『齊民要術』中的量詞加以描述。

### 1) 專用動量詞

專用的動量詞，具有固定的量詞的性質，在『齊民要術』中共有5個：徧(遍)，匝，過，度，頓。參照劉世儒先生『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一書中的考察，並結合這些詞語作為動量詞出現在上古，中古不同時期文獻典籍中的用例情況，可以發現『齊民要術』中的專用動量詞有的是上古動量詞的繼承，這包括“徧(遍)，匝，過，”3個，也有的是中古新生的動量詞，有“度，頓”這2個。

#### (1) 沿用上古的專用動量詞

〔徧〕

『說文·彳部』：“徧，市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徧，字亦作遍。”『玉篇·彳部』：“徧，周市也。”引申為動量詞，計量動作行為的次數，相當於現代漢語的“次”。始見於『黃帝內經上』：“腎有久病者，可以寅時面向南，淨神不亂思，閉氣不息七遍，以引頸咽氣順之，如咽甚硬物。如此七遍後，餌舌下津無數。”

劉世儒先生認為“遍”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常用於誦讀類的動詞。如『抱樸子·祛惑篇』：“但讀千遍，自得其意”，但並不僅限於該義類動詞。在『齊民要術』中，“遍”共出現33次，能結合的動詞義類更為豐富。如用於表示耕種的動作之19次多，其次12次用於淘洗，熬煮，擦拭，釀制，攪拌，腳踩踏，手拉拽等其他動作，僅2次用於誦讀，例文如下：

- (1) 祝三遍，各再拜。(造神麴並酒等第六十四)
- (2) 其米絕令精細。淘米可二十遍。(造神麴並酒等第六十四)
- (3) 一團則得五遍煮，不破。(養羊第五十七)
- (4) 若脂不濁流，直一徧拭之，亦不免津。(塗糞第六十三)
- (5) 如此三徧，成矣。(作豉第七十二)
- (6) 饑熟即舉甑，就糞下之，速以酒杷就糞中攪作三兩遍，即以盆合糞口，泥密封，勿令漏氣。(笨麴並酒第六十六)
- (7) 於木槽中下水，脚蹋十徧，淨淘，水清乃止。(種紅藍花梔子第五十二)
- (8) 先放水，十日後，曳陸軸十遍。(水稻第十一)
- (9) 歲若盛者，先鋤一徧，然後納種乃佳也。(種穀第三)

從“遍”在『齊民要術』中的使用狀況來看，“遍”用作動量詞一經產生就被廣泛運用。從“遍”結合的動詞語義來看，多強調動作的“周遍性”，“完整性”。發展到唐五代時期，“遍”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頻率上都有了很大提高，唐五代時期“遍”的語義不斷泛化，不僅僅可以強調動作的完整過程，“死”這樣瞬時性的動詞同樣可以用“遍”來修飾。“遍”的使用逐漸擴大了範圍，發展成為名副其實的通用動量詞。例如：

- (10) 入山行，即一日百遍逾山，百遍度水。(『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
- (11) 人生寧有兩遍死者？(羅隱『廣陵妖亂志』)

到了宋元明清時期，“遍”字作為動量詞的使用已經呈現出廣泛性與高頻性，但其稱量範圍又有縮小，清代筆記小說中，動量詞“遍”的稱量範圍較前代繼續縮小，與瞬間動詞組合的用法消失，稱量對象以誦讀類動作最為常見，以強調動作的“周遍性”，“完整性”為主。例如：

- (12) 你算有何冤抑，各各從頭供狀一遍。(『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
- (13) 良久，王婆只在茶局裏，比時冷眼張見他在門前。趲過來看一看，又轉西去，又複一複，一連走了七八遍。(『金瓶梅詞話』)

- (14) 讀至佳處，往往輟卷冥想，繼之以淚。復自前讀之。反復數十百遍，卒未嘗終卷，乃病矣。（『耳食錄卷五』）

動量詞“遍”萌芽於秦漢時期，發展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繁榮興盛於唐宋時期，成熟於元明清時期，現代漢語中也仍在使用，沿用前代的用法，強調動作過程的周遍性，完整性。

〔匝〕

匝，周也。劉世儒稱“匝”作動量詞，其來源和“周，遍”是一樣的，是環繞一周的意思，並指出三個詞中“遍”和“匝”的用法沒有什麼不同，但和“周”就不能互易，“周”多稱量“誦讀”，而“匝”多稱量“圍繞”。“匝”漢代已有動量詞用法，見於『史記·高帝紀』：“遲明圍宛城三匝。”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周，匝”是同義詞，如『南齊書卷五十七』：“宏與僞公卿從二十餘騎戎服繞壇，宏一周，公卿七匝，謂之蹋壇。”此句中“周，匝”可以互換。

在『齊民要術』中，“周”未有動量詞用法，“匝”僅出現2次，可釋義為“周，圈”，一次指麻紉纏繞的圈數，一次指沿著一個方向攪動的圈數。相比前期文獻，動詞明確出現，用為“動+數+量”格式。

- (15) 先作麻紉，纏十許匝：以鋸截杜，令去地五六寸。（插梨第三十七）
- (16) 接去清水，貯出淳汁，著大盆中，以杖一向攪一勿左右迴轉一三百餘匝，停置，蓋甕，勿令鹿塵污。（種紅藍花梔子第五十二）

“匝”引申為動量詞，修飾有“環繞”義的動詞，唐五代時“匝”的用法以繼承前代為主。

- (17) 若是得男，神頭上傘蓋左轉一匝得女，神頭上傘蓋右轉一匝。（『太子成道經』一卷）

- (18) 婦上車，龔騎而環車三匝。(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

因為將某物環繞、圍繞的動作就是指遍布某物的周圍，因而“匝”又有“遍布、布滿”義。所以，唐五代時“匝”也開始同非環繞義的動詞搭配，凸顯這些動作的周遍性特征，這種用法在宋代筆記中也繼續沿用。

- (19) 每畫，先帖絹數十幅於地，乃研墨汁及調諸色各貯一器，使數十人吹角十餘匝，取墨汁灘寫於絹上。(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卷五)  
(20) 若為餘言者，起傍池徐步環繞數十匝，吟詠不能自己，僮仆皆已睡。(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  
(21) 執犂牛尾拂子，鞠躬宛轉，隨隊唱夜好千匝於廣庭之中。(宋錢易『南部新書』)

動量詞“匝”萌芽於秦漢時期，伴隨動作的結果，強調“環繞”的狀態，至少在宋代“匝”已經出現了競爭者。發展至元明清時期直至現代漢語中，計量呈現環繞狀態的動詞的動作結果時只用“圈”。

- (22) 某時坐轎有礙，後於轎頂上添了一圈竹。(『朱子語類卷』第九十八禮八)  
(23) 便江南、求田問舍，把歲寒、三友一圈栽。(宋吳潛『八聲甘州·壽吳叔永文昌、季永侍郎』)  
(24) 此樁按三才，上下有三圈，將秦完縛得逼直。(元明『封神演義』第四十五回)  
(25) 八仙隨意走了一圈。呂祖以主人之誼，請大家進去，用些茶點。(『八仙得道』第九十八回)

#### [過]

『說文·辵部』：“過，度也。”動量詞“過”從動詞“經過”義虛化而來，引申為動量詞，表示動作經歷的完整過程，相當於“次”。檢索文獻，所得最早出現的例句是在『史記』中：“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過”一經產生就發展迅速，在魏晉時期已經完成了語義上的隱喻泛化，並可以與不含有任何“行走

義”的動詞組合，形成搭配。

- (26) 八風四時之勝，終而復始，逆行一過，不復可復數。（『素問·玉版論要』）
- (27) 吾久廢不復言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三國志·吳志』）
- (28) 清晨建齒三百過者，永不動搖。（『抱樸子·雜應篇』）

在『齊民要術』中，“過”並不像劉世儒先生所說的那樣，它並沒有“遍，度”使用頻率高，只出現3次，只構成數量結構作狀語，放在動詞前面。

- (29) 唯三過酸米畢。（造神麴並酒等第六十四）
- (30) 治馬中穀方：手捉甲上長髮，向上提之，令皮離肉，如此數過。（養牛馬驢騾第五十六）
- (31) 造酒法：全餅麴，曬經五日許，日三過以炊帚刷治之，絕令使淨。（造神麴並酒等第六十四）

我們結合前人的研究以及我們所檢索到的資料，對唐宋元明清不同時代的一些代表性作品中的幾個動量詞使用情況加以了整理和數據統計，詳見如下。

	『全唐詩』	『朱子語類』	明雜劇	『紅樓夢』
度	325	0	29	0
過	8	22	0	1
回	333	4	5	219
次	3	30	22	120

僅從上述有限的數據統計可以看出，隋唐五代時期，動量詞“過”的用例明顯下降，而動量詞“度”，“回”的使用頻率大幅度增加，到了宋代，“過”的使用情況有所好轉。我們窮盡性地檢索了宋代的道家道教類文獻中『雲笈七籤』，發現其中動量詞“過”的用例占據了壓倒性的地位，“度”的用例也比較多見。



- (32) 次乘鬥旋行鬥星之外，步鬥魂魄，從天樞星上，對陽明，次登天璣，天機，以次周於隱元，往反三過。(卷二十三洞經教部·經十一)
- (33) 記其遍數十過，則應起拜。(卷十一三洞經教部·經二)

動量詞“過”的用例雖然在宋代有所回升，但終究沒有競爭過其他動量詞，元明清時期，動量詞“過”的用例相比其他動量詞就更少見了，但“過”並沒有完全退出歷史的舞台，時而在一些文獻作品中仍有出現。莊素真(2007)指出“宋代以後，‘過’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側重於表示動作行為的整體過程義或動作行為涉及對象的周遍性。”

- (34) 說一過使其易曉見也，猶勝於說古人事。(『至正直記』卷一)
- (35) 見官示律令數十事，約萬餘言，君與客俱覽一過。(『稗史集傳·王漸』)
- (36) 遂滿房遍搜一過，只揀器皿寶玩，取勾像意，方才出門。(『醒世恒言』第二十九卷)
- (37) 你這小蹄子兒，要掂多少過才罷？(『紅樓夢』第五十五回)

現代漢語的某些方言中也仍在使用動量詞“過”。如“這件衣服洗了三過了(東北官話)”，“洗一過，浸一過(閩語)”，“聽一千過，還是要聽(粵語)”。

## (2) 中古新生的專用動量詞

『齊民要術』中有的量詞是中古時期新生的，上古未見，這類專用動量詞有“度、頓”2個，二者雖一直沿用至今現代漢語中，但具體演變情況有所不同，動量詞“度”從唐五代時期的大量興盛和廣泛使用，發展到宋代呈逐漸衰減趨勢，至現代漢語中只保留微弱的文言表達用法。動量詞“頓”則從產生到發展興盛一直被穩定地使用於現代漢語。

[度]

『說文·又部』：“度，法制也。”『玉篇』“度，尺曰度。”古代把周天劃分為三百

六十五度，動量詞“度”即來源於表躡度的單位名詞。『尚書·堯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孔穎達疏：“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天體運行一度和人行走一次，都發生了空間位置的移動，基於這種相似性，通過隱喻機制的作用，人的行為動作便可以用“度”來計量，引申為動詞，可指空間上的過，『漢書』“猶度江河亡維楫。”後亦可引申為時間上的過，『晉書』“人無勸競之心，苟為度日之事。”<sup>2)</sup> 表動量的“度”便由此而來，在魏晉時期“度”已經完成了語義上的隱喻泛化。晉代已經出現“度”的動量詞用法。南北朝時期，用例漸多。例如：

- (38) 忽一度還家，飲酒罪臥在床。（『搜神記』卷四）
- (39) 變一日三度設之。（『神仙傳』卷六）
- (40) 策數度水戰，不能克。（『三國志·吳志』）
- (41) 卷甲長驅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北齊詩』卷一）
- (42) 畫眉千度拭，梳頭百遍撩。（『北周詩』卷三）

劉世儒先生認為“論來源，它和‘過’可以說是一路，論語義也沒有多大差別。不同的是：它沒有‘過’那樣常見，也不及‘過’那樣可‘狀’可‘補’。”但就『齊民要術』中的情況來看，“度”更常見，『齊民要術』中“過”作為動量詞構成數量結構只出現3次，只用作狀語，而“度”則有17次，<sup>3)</sup> 構成數量結構，16次做狀語，1次做補語。從“度”使用的動詞的語義特征來看，有與“水”或液體有關的，如表示“過濾”，“加添水或其它液體”，“攪拌液體中的事物”的動詞，有“喂食，塗藥，清洗等方法治療牛馬疾病”等動詞，強調動作過程的“完整性”。

- (43) 取第三度淋者，以用揉花，和，使好色也。（種紅藍花梔子第五十二）
- (44) 一日一度，以水澆之，牙生便止。（黃衣黃蒸及藥第六十八）
- (45) 便於暖處籠盛胡荽子，一日三度以水沃之，二三日則芽生，於旦

2) 詳見莊素真，『一組專用動量詞的發展演變研究』，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17頁。

3) 這一數據所統計的資料不包括被刪減去的文字，加之被刪減的引用南方作品的文字，其中“過”共6次，“度”共22次。

- 暮時接潤漫擲之，數日悉出矣。(種胡荽第二十四)
- (46) 一日一度著水，即去之。(黃衣黃蒸及藥第六十八)
- (47) 四度醞者，及初押酒時，皆迴身映火，勿使燭明及甕。酒熟，便堪飲。(笨麴並酒第六十六)
- (48) 七日間，一日一度攪之；七日以外，十日一攪，三十日止。(作酢法第七十一)
- (49) 十日內，每日數度以杷徹底攪之。(作醬等法第七十)
- (50) 馬中熱方：煮大豆及熱飯噉馬，三度愈也。(養牛馬驢騾第五十六)
- (51) 若不斷，用穀塗。五六度即愈。(養牛馬驢騾第五十六)
- (52) 治牛疥方：煮烏豆汁，熱洗五度，即差耳。(養牛馬驢騾第五十六)

唐五代時期，動量詞“度”所修飾的動詞十分廣泛，成為最為通用的動量詞之一。“度”的使用頻率大幅提升，適用範圍也不斷擴大。“度”由“度過”義動詞發展來，常修飾含有“度過、經過”義的動詞，如“過”，也傾向於和包含一定過程的動詞搭配，如行走類、宴飲類、言說類等動詞。在唐五代“度”的適應範圍已經擴展到了抽象的精神活動領域，越來越不強調動作的過程，甚至可以和瞬時性動詞“死”，“打”等結合使用，只單純強調動作的次數。所組成的數量結構可狀可補，以狀為常。例如：

- (53) 此一度姑容之，朕徐為圖耳。(『安祿山事跡』卷中)
- (54) 聞西蕃大好為打球，比令亦習，曾一度觀之。(『封氏聞見記』卷中)
- (55) 幾度鳳樓同宴飲，此夕相逢，卻勝當時見。(五代馮延巳『陽春集·鵲踏枝』)
- (56) 一首詩來百度吟，新情字字又聲金。(魚玄機『魚玄機詩·次韻西部新居兼乞酒』)
- (57) 幾度無聊倍惆悵，臨風搔首獨興哀。(牟融「客中作」)
- (58) 便隨鶯羽三春化，只說蟬聲一度愁。(徐黃「長安卽事三首」)
- (59) 一朝千度打，有罪更須鎮。(『王梵志詩』一卷)
- (60) 生不一回，死不兩度。(『燕子賦』一卷)

經過極度興盛時期，發展至宋代，“度”的使用日漸萎縮，與數詞組成的數量短語在動詞前作狀語，是北宋筆記中最常見的用法。

- (61) 每一月兩三度入青城縣貨藥。(黃休復『茅亭客話』卷四)  
(62) 杜旣歸，驚懼成疾，水瀉數十度，氣貌羸絕，幾不能起。(張齊賢『洛陽縉紳舊聞記』卷一)

在宋代一些口語性較強的語料如『朱子語類』已不見“度”的影子。『元刊雜劇三十種』6例全部是在韻文中出現，文言色彩是不言而喻的。『西遊記』中8例，5例用作補語，3例作狀語，到『紅樓夢』中已難覓蹤跡<sup>4)</sup>。現代漢語中，“度”的量詞運用也只見“一年一度”，“幾度夕陽紅”，“幾度春秋”等表達，這些表達和時間變化有關，多具書面語文學色彩。

[頓]<sup>5)</sup>

『說文·頁部』：“頓，下首也。”魏晉時期引申有“宿食之所，宿食所需之物”義。『正字通·頁部』：“供頓也。”『隋書·煬帝紀下』：“每之一所，輒數道置頓。”進而可引申為名量詞，指飯食的餐數。『世說新語·任誕』：“聞鄉祠，欲乞一頓食耳。”也可以用為動量詞，指吃飯，斥責，勸說，打罵等行為的次數。劉世儒認為用為動量詞用於非吃飯的其他方面，是在南北朝末期。但在『齊民要術』中，前加數詞“一”，構成“一頓”這個數量結構，出現2次。

- (63) 先以粳米為粥糜，一頓飽食之，名曰“填嗑”。(養鴛鴦第六十)  
(64) 勿令有塊子，一頓下釀，更不重投。(作酢法第七十一)

例文(63)中“一頓”從語義上來說即是指“一次”，“一頓飽食之”即是指“一次性地喂飽”。(64)中“一頓下釀”即是指“一次性地投釀”，尤其是后面有“更不重投”是說“不需

4) 詳見莊素真，『一組專用動量詞的發展演變研究』，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20頁。

5) 此，很多學者認為『齊民要術』中的用例並不是量詞，但限於專書研究的特殊性，我們這裏把“頓”分析為動量詞的萌芽。

要再次重新投放”，由此前後照應，更可見“一頓”即是指“一次性地”。另外，從語義法位置上來看，“一頓”放在動詞前面狀語的位置上，承擔修飾限定動作行為次數的作用，作狀語。有學者認為這裏的“一頓”是時間副詞“一下子”，但結合同時期其他文獻中的使用情況，我們認為從上述語義方面和語用方面的情況來看，“一頓”可以重新分析為動量詞的用法，而且“一頓”作為計量的用法，且不限於吃飯的行為，同時，也可以指某種動作行為的動量，“頓”即相當於現代漢語的“次”。

唐五代時期是動量詞“頓”發展的重要時期。在魏晉六朝時還只零星出現的動量詞“頓”，到了唐五代時期用例開始多見，這一時期的“頓”除了繼承、發展魏晉六朝時用於稱量飲食行為次數的用法外，服藥也可以用“頓”修飾，“責打”類行為也可以用“頓”。例如：

- (65) 每日服一頓，即微利。（王壽『外台秘要』卷二十）
- (66) 我欲打汝一頓。（『朝野僉載』卷五）
- (67) 如限滿後有違犯者，白身人等，宜付所司，決痛杖一頓處死。  
（『舊唐書·食貨志上』）

進入宋代，“頓”的動量詞用法逐步穩固，繼承了稱量“飲食”，“責打”等行為次數的語法功能。此外，這一時期動量詞“頓”又有所發展，可以稱量“斥罵”行為的次數。元代開始，作為動量詞的“頓”用法進一步發展，表現在動量詞“頓”稱量的適用範圍擴大，可以用來稱量“斥罵”、“哭泣”、“搶白”等行為或動作。這時，動量詞“頓”的語法功能已經比較接近現代漢語共同語。例如：

- (68) 然夫子亦不叫來罵一頓，教便省悟。（『朱子語類』卷三十三）
- (69) 是他常舅帶郭威去墳頭拜墓了，慟哭一頓。（『五代史平話』）
- (70) 我吃他罵了這一頓。（『全元雜劇·魯大夫秋胡戲妻』）
- (71) 父子放開喉嚨，大叫喚了一頓。（『醒世姻緣傳』第九回）
- (72) 見了王德、王仁，之乎也者了一頓。（『儒林外史』第六回）

## 2) 借用的動量詞

借用動量詞的數量從未有人作過統計，因此也沒有人將借用動量詞全數列舉出來。事實上，借用動量詞成員的數量並不是穩定不變的，現有的研究大致將借用動量詞分為以下幾類：

借用人體器官名詞：巴掌，脚，口，拳，手，眼，腿… …  
借用外部工具名詞：鞭，刀，筷子，槍，針，棍，筆… …  
借用動作的伴隨成分：步，聲，圈，程… …  
借用動作本身，又稱同形動量詞：V+一+V

根據形成借用動量詞時所發生轉喻<sup>6)</sup>的不同類型，可以將借用動量詞分為兩類：結果類轉喻動量詞和工具類轉喻動量詞。

結果類轉喻動量詞是利用行為所產生結果與行為本身的接近關係形成轉喻，從而將這個行為的結果借用為動量詞。此種情況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行為所產生的結果的物量與行為本身的接近關係形成轉喻。『齊民要術』中符合這種條件的借用動量詞有1個：“步”。另一種是行為產生的動態結果或對受事產生的動態影響與行為本身的接近關係形成轉喻，這種接近關係可以構成轉喻，從而形成一類借用動量詞。『齊民要術』中符合這種條件而產生的借用動量詞亦有1個：“沸”。

工具類轉喻動量詞是指作為工具使用的名詞，可以形成轉喻，從而成為借用動量詞，工具是指行為主體實施行為時所使用的物體，因此可以發出某個具體行為動作的人體器官，也可以納入工具的類。另外，一切可進入口語並可被作為工具使用的名詞，都可以轉喻成為借用動量詞，由於行為動作可以依托的工具是無限的，尤其是對一些具體的，動作性強的行為而言，身邊的任何物體，只要其具備幫助完成該動作所需的特征，它就可以被人拿來當做工具。『齊民要術』中符合這種條件而產生的借用動量詞有1個：“杵”。

6) 認知語言學認為轉喻是日常體驗為基礎，轉喻認知在一個框架內共同呈現相鄰關係。認知語言學認為，認知框架是一個知識網絡，這個知識網絡由多個認知域構成，是描寫語言表達式的意義的背景。在認知語法內，轉喻被認為是參照點現象，即喻體是參照點，本體是目標，在參照點這一基本認知能力下，心理上經由喻體訪問本體。大部分概念轉喻的基礎由以下方面構成，如整體與部分，物體與物質，範疇與範疇成員，感知與感知對象，原因與結果，生產者與產品，控制者與被控制者，占有者與被占有者，容器與內容，地點與該地點出現的居民等等。

如上所述,『齊民要術』中共有借用動量詞3個:步,沸,杵。這幾個借用動量詞有的上古已見,有的是中古時期產生的新興借用動量詞。

### (1) 沿用上古的借用動量詞

[步]

『說文·步部』:“步,行也。”朱駿聲『說文解字注』:“行也。行部曰‘人之步趨也,步徐,趨疾。’『釋名』曰‘徐行曰步’。”

“步”的動量詞用法最早可見於『周家台秦簡』,另外兩漢時代文獻亦可見。『齊民要術』中,『齊民要術』引用的前代漢代農書文獻中,以及中古其他文獻中均可見“步”作為動量詞的用例。

- (73) 操杯米之池,東向,禹步三步,投米,祝曰。(『周家台秦簡』)
- (74) 前置杯水女子前,即操杯米,禹步三步,祝曰。(『周家台秦簡』)
- (75) 花中自然生獅子王墮地,便行七步,舉頭而吼。(竺大力共康孟祥譯『修行本起經』)
- (76) 西兗州刺史劉仁之,老成懿德,謂餘言曰:“昔在洛陽,於宅田以七十步之地,試為區田,收粟三十六石。”(耕田第一)
- (77) 『汜勝之書』:“故百步為畹。漢時二百四十步為畹,古千二百畹,則得今五頃。”(耕田第一)
- (78) 『汜勝之書』種瓠法:“以三月耕良田十畝。作區,方深一尺。以杵築之,令可居澤。相去一步。(耕田第一)
- (79) 率兩步為一區,坑大如盆口,深五寸。(種瓜第十四)
- (80) 率方一步,下一鬥糞,耕土覆之。(種瓜第十四)
- (81) 令人溺上,又以鹽塗,使人立乘數十步,即愈耳。(養牛馬驢騾第五十六)
- (82) 又法:歲常繞樹一步散蕪菁子,收穫之後,放豬啖之,其地柔軟,有勝耕者。(種桑,柘第四十五)
- (83) 筋勞者,兩絆卻行三十步而已。一曰:筋勞者,訾起而絆之,徐行三十裏而已。(養牛馬驢騾第五十六)
- (84) 兩手撚都監目作三步,步皆以右足在前,乃止祝曰。(『肘後備急方』第五十三)
- (85) 又方,急且尿瘡中,乃拔向日閉氣三步,以刀掘地,作小坎。

(『肘後備急方』第五十六)

(76)至(80)中，“步”都是用來表示田地的長度，(81)，(82)，(83)中“步”在『齊民要術』用來表示人或馬行走的距離，也可以說是行走的動量，(84)，(85)是“步”在西晉文獻『肘後備急方』中的動量用例。相比同之時期文獻，『齊民要術』中，“步”的用法更為廣泛。

“步”的動量詞用法一直沿用於後代至今現代漢語中。

- (86) 其僧行十步來，振錫三下，曰“自從一見曹溪後，了知生死不相幹。”(『祖堂集』卷三)
- (87) 上又控轡行數十步，有命乃止。(樂史『廣卓異記』卷一)
- (88) 乃行七步，垂手而逝。(錢易『南部新書』)

## (2) 中古新生的借用動量詞

〔沸〕

『說文·水部』：“沸，畢沸，濫泉。”『玉篇·水部』：“沸，泉湧出貌。”“沸”本義是指泉湧，而液體受熱到達一定程度時也會呈現出騰湧的狀態，這即構成了認知上的轉喻，因而可以用“沸”這種使水燒開的動態影響來指稱“煮”這種行為過程產生的次數，因此也就是說動態結果“沸”通過轉喻成為計量“煮”行為動量的動量詞。“沸”的動量詞用法最早在東漢時期文獻中已見。

- (89)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二物，取一升，去滓，納芒硝，更上火一兩沸，頓服之。(『傷寒雜病論』卷六)
- (90) 右十二味，杵，粗篩，以韋囊盛之。取三指撮，井花水三升，煮三沸，溫服一升。(『金匱要略中風曆節病脈證並治』)
- (91) 一沸即澆出，盆研之(種棗第三十三)。
- (92) 四五沸便止(養羊第五十七)。
- (93) 用胡麻油兩分，豬脂一分，內銅鑊中，即以浸香酒和之，煎數沸後，便緩火微煎，然後下所浸香煎。(種紅藍花梔子第五十二)
- (94) 作頤酒法：八月、九月中作者，水未定，難調適，宜煎湯三四沸，待冷然後浸麴，酒無不佳。(笨麴並酒第六十六)



- (95) 六七日，悉使烏熟，曝之，煮三四沸，去滓，內糞中，下麴。(笨麴並酒第六十六)
- (96) 以水六升，煮二七沸。(『肘後備急方』第九)

(91)，(92)是“沸”在『齊民要術』中的動詞用例，前面可直接加數詞。(93)，(94)，(95)是“沸”在『齊民要術』中的動量詞例。(96)是“沸”在中古其他文獻中的動量詞用例。沿用前代用法，“沸”在『齊民要術』中可以作為動詞使用，也可借用為動量詞。這一用法在中古其他文獻中亦可見，並且沿用至後代，不僅可以和動詞“煮”一起使用，還可以和“煎”同用。

- (97) 右煎一沸，分溫三服。(『醫方書』)
- (98) 煮藥十數沸。(『礪失名醫方』)
- (99) 灶上墨，以酒煮一兩沸取汁服。(『千金要方』卷三)
- (100) 又，取馬骨銼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灑去滓，以汁漬附子五枚。(『農桑輯要』卷之二)

至少發展至元末，“沸”的動量詞用法出現了競爭者“滾”，“滾”用以指沸騰的狀態，故而也可借用為動量詞，“滾”的動量詞用法在清代筆記小說中亦可見，

- (101) 煎一滾，以水試，如蜜之狀，令冷。(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三十)
- (102) 肉樹出五台山，其形如桃，質如玉，煮一滾，壓去水食之，味如豬肉。(『堅瓠廣集』卷二)
- (103) 用糯米半合，生薑五大片，河水二碗，於沙鍋內煮一二滾，次入帶須大蔥白五七介，煮至米熟，再加米醋小半盞入內和勻，乘熱吃粥(『堅瓠廣集』卷四)

而至今現代漢語中有些方言中有同義詞“滾”，“開”的動量詞用法，如“燒一滾”，“燒兩開”等說法。

[杵]

『說文·木部』：“舂杵也。”朱駿聲『說文解字注』：“舂、搗粟也。其器曰杵。”如前所述，工具是行為主體實施行為時所使用的物體，可以轉喻成爲借用動量詞。“杵”因爲是實施“搗”這種動作行為時使用的工具，因此與該行為發生接近關係發生轉喻，借用爲動量詞。就我們檢索的文獻，至少在東晉時期“杵”已經可以借用爲動量詞。

- (104) 搗篩，蜜和，搗萬杵，服二丸，如小豆大。（『肘後備急方』第六）
- (105) 白蜜和，搗百杵，丸如梧子。（『肘後備急方』第十六）
- (106) 又若得石象芝，搗之三萬六千杵，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斤，則得千歲；十斤，則萬歲。（『抱樸子內篇』仙藥卷十一）

『齊民要術』中可見此用法3次，所結合使用的動詞只有“搗”。“杵”，從語源上說，本來是表示工具的名詞，一般前面有介詞，但這裏同數詞結合，發生了量詞化，而其本身的語義仍然保留，“搗+數詞+杵”就是“用杵搗+數詞+下”之義，“搗+數詞+杵”可以說是一種綜合的更經濟形象的表達方式，不只表達了次數，又傳達出了所使用的工具的信息。“杵”可以說相當於現代漢語的“下”，但並不是通用動量詞，而是僅限於動詞“搗”。

- (107) 桑葉五分，蒼耳一分，艾一分，茱萸一分—若無茱萸，野蓼亦得用—合煮取汁，令如酒色。搗千杵。（造神麴並酒等第六十四）
- (108) 下鐵臼中，寧剛不宜澤，搗三萬杵，杵多益善。（筆墨第九十一）
- (109) 日中搗三千六百杵，訖，餅之。（法酒第六十七）

發展到唐五代時期，“杵”不僅沿用了魏晉時期的用法，還可結合動詞“擊”，用於指敲擊鍾的次數，直至清代仍可計量這一動作，但結合的動詞爲“鳴”。另外宋代文獻中“杵”還可以和“舉”相結合。

- (110) 凡擊鍾者，一擊百千；有規其意者，擊至二十杵，少尙十杵。（『舊唐書列傳』卷一百三十四）
- (111) 專用此一味，阿膠和之，搗數萬杵，卽爲妙墨，不俟餘法也。

(『東坡文集』補遺十三)

(112) 寺下溪水可作碓磨，若築塘百步闌而落之，可轉兩輪舉四杵也。

(『東坡文集』遊博羅香積寺)

(113) 凡擊鍾者一擊百千，有規其媚者，擊至二十杵，少尙十杵。(孔平仲『續世說』卷十二)

(114) 京城聞喪日爲始，寺觀各鳴鍾三萬杵，禁屠宰四十九日。(『明史志第三十四』禮十二)

有意思的是，在“杵”做動詞使用時，用來計量“杵”這一動作所伴隨的數量的動量詞正是現代漢語中常用的“下”，東漢時期的文獻中已見其用例，宋代文獻亦見。

(115) 飯熟，搗成泥，和藥令相得，納臼中與蜜杵二千下，丸如梧子大，先食飲服十丸，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丸，禁生冷滑物臭食等。(『傷寒雜病論』卷第三)

(116) 飯熟，搗成泥，和藥令相得，納臼中，與蜜，杵二千下，丸如梧桐子大，先食飲，服十丸，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丸。(『傷寒雜病論』卷第十一)

(117) 或留作香，其細末曝日中，時以井花水灑潤之，則膏液自上，謹視其和合，卽入木臼杵數千下，便丸，如梧桐子大。(『東坡文集』與章子平十五首(之十四))

### 3. 『齊民要術』中的動量表示法<sup>7)</sup>

#### 1) 『齊民要術』中的動量表示法

關於動量表示法，王力(1980)中認爲：“唐代以前，除了‘兩次’的意義用‘再’之外，關於行爲的稱數，一律用數目字加在動詞的前面。”潘允中(1982)中也認爲：“在周秦時代，關於動作次數，是用數詞直接加在動詞前面來表示的。”唐明

7) 動量表示法，是指動詞的數量表示法，動詞，數詞，量詞的句結法構類型，學界一般通稱“動量表示法”。

鈺(1990)一文，使學界對動量表示法的認識有了進一步地深入。文中指出周秦時代表示動量(亦即行為的稱數)，除了通常所採用的“數+動”式之外，還採用了“動+數”式，文中考察了上古11部文獻典籍中動量表示法的情況。指出：先秦時期動量表示法主要是以“數+動”為主，西周金文時期“動+數”開始萌芽。至秦漢時期，“動+數”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並且在兩漢時期出現了“動+數+量”的表達格式。

由此可見，上古的主流格式是將數詞直接放在動詞前後，不用量詞，即“數+動”式，並在此基礎上又產生了“動+數”，“動+數+量”，“數+量+動”這三種格式。據李小平(2007)『齊民要術』數量表示法」考察，上古的主流格式和新產生的三種形式在『世說新語』中分別為40例和8例，二者之比約為5:1。『搜神記』分別為17例和4例，二者之比約為4:1。『抱樸子』分別為40餘例和7例，二者之比約為6:1。『齊民要術』分別為10例和139例，二者之比約1:13。但我們認為這一數據的統計值得商榷，據我們的考察，即使除去非賈思勰本文的文字，『齊民要術』中數動格式表示法，也有51例。而且我們發現該文的有些具體例句中的量詞並不是動量詞的用法。下面我們就來具體考察一下，『齊民要術』中的動量表示法。

①數+動：數詞直接與動詞組合，不用動量詞，且動詞只能在數詞之後。這種格式中是『齊民要術』中的主要格式，共51例。如：每一招，輒杷耬地令起，下水加糞。(種葵第十七)

②動+數：動詞直接和數詞結合，不用動量詞，且數詞在動詞後面，共3例。如：鋒、耩各一。鋤不過再。(大豆第六)

③動+數+量：量詞與數詞組合，計量的動詞在前，共34例。如：鋤一遍佳，不鋤亦得。(大小麥第十)

④數+量+動：量詞與數詞組合，計量的動詞後置，共33例。如：初下米五鬥，米必令五六十遍淘之。(造神麴並酒等第六十四)

⑤數+量<sup>8)</sup>：量詞與數詞組合，計量的動詞不出現，共6例。如：三日一打。四五遍乃盡耳。(胡麻第十三)

總體來看，『齊民要術』動量詞表示法共有127例，“數+動”式51例，占動量

8) 這種表示法，在『齊民要術』中很常見，名量詞和動量詞都有。本文只考察動量詞的情況。

表示法總數的40.16%。“動+數”式3例，占動量表示法總數的2.36%。“數+量+動”式33例，占動量表示法總數的25.98%。“動+數+量”式34例，占動量表示法總數的26.77%。“數+量”式6例，占動量表示法總數的4.72%。其中上古時期常用的不用動量詞的表示法“數+動”式和“動+數”式共有54例，而發展到後期使用動量詞的表示法“數+量+動”式和“動+數+量”式共有67例，二者之比約為1:1.2。這充分說明“數+動”式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仍然是行爲計數的一種常見形式，而使用動量詞的行爲計數表達法也日益發展起來。其中量詞“遍，匝，沸，杵，步”都多用於“動+數+量”格式，尤其是新興量詞“沸，杵，步”幾乎只用於該格式，而新興量詞“度”則多用於“數+量+動”格式。動量表示法由先秦時期最初兩種基本的“數+動”，“動+數”語法結構，發展到兩漢魏晉南北朝的五種語法結構。

## 2) 『齊民要術』中動量詞的語法功能

不同語法結構的數量表示法，所承擔的語法功能也是不一而足的。可以說動量詞的語法功能流變帶動了漢語句法成分的發展，使得漢語句法成分的組成變得更加多樣化了，我們考察了『齊民要術』中數量結構的語法功能，具體情況如下。

### ① 數+動

這種格式是『齊民要術』中的主要格式，共51例。

首先，“數+動”格式以一般直接作謂語爲多。如：四五上，即當愈。(養牛馬驢騾第五十六)

其次，“數+動”格式還可以用來充當主語，如：凡三臥、四臥，皆有絲、綿之別。(種桑、柘第四十五)

### ② 動+數

這種格式在『齊民要術』中共有3例，數量最少，都是用於沒有主語的小句，敘述一種行爲動作。如：鋒、耩各一。鋤不過再。(大豆第六)

考察這種格式，可以發現“動+數”式很容易使人發生誤會，只單單看一句話，不考慮上下文語境，其中的數詞很有可能被分析爲謂語，省略了名量詞。如

“鋒、耩各一”很容易理解成“鋒”和“耩”這兩種農具一樣一個，但考慮後文“鋤不過再”可知，是說“鋤地不超過兩次”，那麼對應後文，可知前文是指用“鋒”和“耩”這兩種農具各“鋒”一遍地，“耩”一遍地。如前文所述，“動+數”格式和“數+動”格式一樣，先秦時期都可表示動量，但因其容易造成理解上的混淆，所以發展到後代並不常見了，相反“動+數+量”的格式逐漸產生，又出現“數+量+動”的格式。

### ③ 動+數+量

這種格式共34例，在數量上不及“數+動”，但語法功能有其特性。

首先，數量結構直接放在動詞後面做補語，補充說明動作行為的次數，動詞前面可以出現表示時間方式狀態的狀語，整體結構在句中做謂語。這種結構數量占“動+數+量”表達方式的主導，共14例。如：治牛疥方：煮烏豆汁，熱洗五度，即差耳。（養牛馬驢騾第五十六）

其次，動詞和數量結構之間可以嵌入“須，亦，得，作”等語詞，對於這種數量結構，比較複雜，我們認為根據嵌入成分的詞性以及其作為語義語法功能的實虛，其中的數量結構所承擔的語法成分功能不同。這種結構共8例。如：

(118) 耕須再遍。（種麻子第九）

(119) 扇耩再徧杷之，漫擲黍稷，勞亦再徧。（耕田第一）

(120) 鋤得十徧，便得“八米”也。（種穀第三）

(121) 饑熟即舉甌，就甕下之，速以酒杷就甕中攪作三兩遍，即以盆合甕口，泥密封，勿令漏氣。（笨麴並酒第六十六）

(118)中“須”動詞語義強，並沒有發生虛化的傾向或情況，即“必須”義，因此我們認為這裏“再遍”是充當賓語。(119)中“亦”是副詞，前面出現“再徧杷之”，“杷、漫擲、勞”都是一系列連貫性的動作，因此我們以為分析成補語更合適。(120)中“得”亦即“必須”義，因此我們認為這裏“十遍”是充當賓語。(121)中“作”，這裏也並不是具有實際意義的動詞，故而我們認為這裏的數量是補語。

另外，數量結構直接放在動詞後面做補語，動詞和數量結構之間還可以有賓語，即“動+名+數+量”結構，共有5例，相對於51例“數+動”式中2例動詞後接賓

語的結構，在數量和比率上更多。有時動詞前面還可以有狀語成分。如：作頤酒法：八月、九月中作者，水未定，難調適，宜煎湯三四沸，待冷然後浸麴，酒無不佳。(笨麴並酒第六十六)

再次，數量結構直接放在動詞後面做補語，“動+數+量”結構可以出現在沒有主語的小句中，可以看作是省略主語做謂語4例，如：先放水，十日後，曳陸軸十遍。(水稻第十一)

最後，數量結構直接放在動詞後面做補語，“動+數+量”結構後面有謂語成分，這種結構整體做主語3例，如：鋤三遍乃止。鋒而不耩。(黍稷第四)

#### ④ 數+量+動

這種格式共33例，是僅次於“動+數+量”的行為數量表示法，“數量”結構多做狀語，整體“數+量+動”結構多做謂語。

首先，“數量”結構做狀語，後面有修飾限定動作行為性質狀態方式的狀語成分，整體“數+量+動”結構做謂語，共有7例。動詞主要是“耕”，前加狀語如“熟，細”，另有“淘”，前加狀語“淨”。如：三遍熟耕。(種蒜第十九)

其次，“數量”結構做狀語，前有時間詞或副詞用為狀語，動詞後帶賓語，共有9例。如：)十日內，每日數度以杷徹底攪之。(作醬等法第七十)

再次，“數量”結構做狀語，“數+量+動”結構放在主語和“得，令”等能願動詞後面，強調動作行為數量的必要性。如：一併得數遍煮用。(作豉第七十二)

另外，“數量”結構做狀語，整體“數+量+動”結構做謂語。如：三遍讀文，各再拜。(造神麴並酒第六十四)

最後，“數+量+動”結構中，數量結構限定的動詞被省略，後接其他動詞，只見於“數+度+(即)愈”，用於表示通過某種動作行為，或喂食食物，或塗抹藥物，用以醫治動物，並使之痊愈。如：三度即愈。(養牛馬驢騾第五十六)

另外，“數量”結構做狀語，整體“數+量+動”結構做定語。“數量”結構前面加“第”表序數後再接動詞，構成“第+數+量+動+者”形式，充當名詞性成分。如：取第三度淋者，以用揉花，和，使好色也。(種紅藍花梔子第五十二)

#### ⑤ 數+量



這種格式共5例。“數+量”結構單獨使用，省略動詞，根據句子中的位置和語義，充當的語法成分不同。

- (122) 三年一徧，歲收絹百匹。(種穀格第四十八)
- (123) 揉花。十許遍，勢盡乃止。(種紅藍花梔子第五十二)
- (124) 三日一打。四五遍乃盡耳。(胡麻第十三)
- (125) 白背即急鋤。五徧爲良。(種藍第五十三)
- (126) 剉胡葉，煮三沸湯。待冷。(造神麴並酒等第六十四)

(122)中“一徧”即指“種一徧”，位於“一年”後，可認爲是充當謂語。(123)中“十許遍”，即指“揉花十許遍”，可認爲是做補語。(124)中數量結構“四五遍”後面接謂語性成分“盡”，(125)中數量結構“五徧”後面接謂詞性成分“良”，其中的數量結構可認爲是充當主語。(126)“三沸湯”中“三沸”雖然在語義指向上用來說明“煮”的動態結果，但整個語法結構卻放在名詞“湯”前面，充當修飾限定賓語“湯”的定語。這種格式『齊民要術』中只有一例。看似“動+數+量”，但數量結構直接修飾名詞，做定語。

通過考察『齊民要術』中不同表示法的語法功能和語法成分，可以發現『齊民要術』中“數+動”結構在句中主要做謂語，其次還可以做主語，偶爾可以做定語。其中數詞做動詞的狀語。“動+數”結構在句中做謂語。其中的數詞主要做動詞的補語。“動+數+量”結構在句中主要做謂語，其次還可以做主語，其中數量結構做補語，根據語義關係，有時可以視做賓語。“數+量+動”結構在句中主要做謂語，其次還可以做定語，其中數量結構作狀語。“數+量”結構省略動詞，在句中當前後沒有其他動詞性成分時，可以做謂語。當數量結構後面接謂詞性成分時，其中的數量結構可認爲是充當主語，根據語義關係，有時可以做補語，定語。

總而言之，行爲數量表示格式主要承擔謂語的語法功能，但亦可做主語，定語。而數量結構和動詞的關係則是數量結構可以做狀語，補語，省略動詞時亦可做主語，謂語，後面接名詞時，亦可做定語。



#### 4. 結論

“量詞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發展最為顯著。以表示天然單位的個體量詞為主要標誌的名量詞，在前期初步運用的基礎上得到廣泛使用，進入全面成熟的階段；動量詞則由萌芽狀態轉入迅速發展時期，並且呈現逐步成熟的性質。可以說，一個完整的量詞使用範疇已經形成。”<sup>9)</sup>

據劉世儒先生的統計，魏晉南北朝時代發展成熟的動量詞約為10多個，這包括專用動量詞有過，番，遍，回，通，下，次，周，返，合，壯，度等。『齊民要術』中不僅有專用動詞“遍，匝，度，過，頓”5個，而且還有借用動詞的動量詞“步，沸，杵”3個。從量詞的傳承情況來看，『齊民要術』中既有沿用上古的動量詞“遍，過，匝，步”，也有中古時期新生的動量詞“度，頓，沸，杵”。相比而言，『齊民要術』中的動量詞比同時期的文獻『世說新語』，『洛陽伽藍記』等都要豐富得多。據有關研究統計，『洛陽伽藍記』中沒有使用動量詞，『世說新語』雖使用了動量詞，但是沒有借用動量詞。

從動作數量表示法方面來看，『齊民要術』動量詞表示法共有127例，其中以“數+動”式51例為最多，其次是“動+數+量”式34例，而“數+量+動”式33例，二者不相上下，再次是“數+量”式6例，最後是“動+數”式3例，可見，『齊民要術』的動量詞表示法仍然以“數+動”為常，但與此同時，“動+數+量”和“數+量+動”表示法也在逐步繁榮。最後從動量結構以及數量結構所承擔的語法功能方面來看，動量結構主要承擔謂語的語法功能，但亦可做主語，謂語，定語。而數量結構和動詞的關係則是數量結構可以做狀語，補語，省略動詞時亦可做主語，謂語，後面接名詞時，亦可做定語。

關於『齊民要術』中的不同動量詞及其表示法的具體發展演變動因，以及其在動量詞共時曆時流變中所承擔的具體角色和作用還待於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

9) 柳士鎮, 『魏晉南北朝歷史語法』, 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2年8月。207頁。

〈參考文獻〉

〔參考書目〕

- 金桂桃,『宋元明清動量詞研巧』,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  
陳穎,『蘇軾作品量詞研究』,四川,巴蜀弓社,2003.  
潘允中,『漢語語法史概要』,河南,中州書畫社,1982.  
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0.  
劉世儒,『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65.

〔參考論文〕

- 南北,「論中古和近代漢語的高頻動量詞」,『長江大學學報』,2014年第7期.  
李小平,「『齊民要術』指稱植物的量詞“科”及其演變」,『衡陽師範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  
李小平,「『齊民要術』“鬥,升”類量詞稱量對象及成因」,『雲夢學刊』,2011年第6期.  
李建平,「動量詞“斤”產生的時代及其來源—兼論“大小行”的語源」,『中國語文』,2011年第2期.  
於立昌,「也談動量詞“過”的產生及發展——兼與金穎先生商榷」,『殷都學刊』,2011年第1期.  
馮青,「『齊民要術』個體量詞使用特點」,『昭通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0年第6期.  
黎潔瓊,「近三十年中古漢語量詞研究述評」,『中南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  
李小平,「『齊民要術』數量表示法」,『重慶科學』,2007年第1期.  
李小平,「『齊民要術』中的量詞及其特點」,『廣西社會科學』,2006年第9期.  
葉桂柳,羅智豐,「漢語動量詞形成的原因」,『古漢語研究』,2007年第3期.  
蔣宗霞,「動量詞的語義分類及組合關係」,『阜陽師範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  
金穎,「試論動量詞“過”的產生、發展及其相關問題」,『古漢語研究』,2006年第2期.  
於立昌,「漢語動量詞產生時間問題再探討」,『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第6期.  
邵勤,「動量詞研究綜述」,『江蘇教育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  
李建平,「唐五代動量詞初探」,『泰山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  
殷國光,「上古漢語中數詞計動量的兩種位置的比較」,『古漢語研究』,2002年第1期.  
王紹新,「從幾個例詞看唐代動量詞的發展」,『古漢語研究』,1997年2期.  
邵敬敏,「動量詞的語義分析及其與動詞的選擇關係」,『中國語文』,1996年第2期.  
張美蘭,「論『五燈會元』中同形動量詞」,『南京師大學院』,1996年第1期.

- 邵敬敏, 「量詞的語義分析及其與名詞的雙向選擇」, 『中國語文』, 1993年第3期。  
吳伯芳, 「關於動量詞的起源」, 『語文輔導』, 1990年第1期。  
唐鈺明, 「古漢語動量表示法探源」, 『古漢語研究』, 1990年第1期。

〔學位論文〕

- 陳穎, 「宋代動量詞研究」, 四川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1。  
彭文芳, 「元代量詞研究」, 廣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001。  
遊黎, 「唐五代量詞研究」, 四川大學碩士論文, 2002。  
邵勤, 「動量詞的認知研究」, 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005。  
葉桂柳, 「『六十種曲』和明代文獻的量詞」, 湖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5。  
賀芳芳, 「『齊民要術』量詞研究」, 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5。  
元文香, 「從『世說新語』『搜神記』等看魏晉南北朝物量詞表示法」, 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05。  
莊素真, 「一組專用動量詞的發展演變研究」, 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7。  
汪禕, 「中古佛典量詞研究」, 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08。  
李建平, 「先秦兩漢量詞研究」, 西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10。  
李湘, 「唐五代量詞研究」, 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10。  
張萱, 「淺析動量詞“過”和“次”」, 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3。  
杜靖華, 「『全宋詞』量詞研究」, 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3。  
陽盼, 「『齊民要術』度量衡量詞及其演變研究」, 湖南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7。  
董瀟, 「北宋筆記量詞研究」, 山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8。

〈中文摘要〉

量詞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發展最為顯著, 以表示天然單位的個體量詞為主要標誌的名量詞, 在前期初步運用的基礎上得到廣泛使用, 進入全面成熟的階段, 動量詞則由萌芽狀態轉入迅速發展, 並且呈現逐步成熟的性質。可以說, 一個完整的量詞使用範疇已經形成。但量詞的兩大分類名量詞和動量詞中, 由於動量詞相對於名量詞出現較晚, 且在數量上也遠不如名量詞豐富, 所以歷來對於量詞的研究就出現了重名量輕動量的局面, 而本文之所以選擇『齊民要術』中的動量詞加以研究, 主要是因為『齊民要術』是中國現存最完整的一部古代農業科學技術專著, 影響巨大, 就語言風格來說, 其中的口語資料, 十分寶貴而豐富, 而該書

相比同時期的『水經注』，『洛陽伽藍記』，『世說新語』，『顏氏家訓』等文獻典籍，其中的動量詞更為豐富多樣。目前，雖然針對『齊民要術』量詞的研究無論是單篇文章還是碩博論文都有了一些成果，但都是有關『齊民要術』中的名量詞方面的研究，而針對其動量詞的專門研究並未引起足夠重視和深入展開。故本文將以中古時期的農書『齊民要術』為研究對象，對其中的動量詞，進行定量定性地窮盡性地整理分析。

文章從『齊民要術』中動量詞的類型，動量詞的數量表示法，以及動量詞的語法功能等方面詳細描寫了『齊民要術』中的動量詞的面貌，並結合動量詞的傳承情況，盡可能地觀察『齊民要術』中的動量詞的共時，歷時發展情況。從動量詞的分類上看，動量詞的各種類型『齊民要術』中都有出現，其中不僅有專用動量詞，也有借用的動量詞，從量詞的傳承情況來看，『齊民要術』中既有沿用上古的動量詞，也有中古時期新生的動量詞。相比而言，『齊民要術』中的動量詞比同時期的文獻『世說新語』，『洛陽伽藍記』等都要豐富得多。從動作數量表示法方面來看，『齊民要術』中的動量詞表示法有“數+動”，“動+數+量”，“數+量+動”，“數+量”，“動+數”5種格式，以數據來看，魏晉南北朝時期動量表示仍然以“數+動”為常，但與此同時，“動+數+量”和“數+量+動”表示法也在逐步繁榮。最後從動量結構以及數量結構所承擔的語法功能方面來看，動量結構主要承擔謂語的語法功能，但『齊民要術』中亦可做主語，謂語，定語。而數量結構和動詞的關係則是數量結構可以做狀語，補語，省略動詞時亦可做主語，謂語，後面接名詞時，亦可做定語。

綜上所述，我們希望能通過對『齊民要術』中的動量詞系統而全面地描寫，為動量詞的研究提供一點幫助。

關鍵詞： 動量詞, 演變, 歷時, 共時, 表示法, 語法功能

〈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Verbal Quantifiers of Qi Min Yao Shu

Liu, Jie

The quantifier has developed most notably in the period of the Wei, 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 nominal measure word, which represents the individual quantifier of the natural unit, is widely used on the basis of preliminary application and enters the stage of full maturity, the verbal measure word is rapidly developed from the bud and has the nature of gradual maturity. The category of quantifier use has been formed, But in the two classifiers, the verbal quantifiers is relatively late and is far less abundant than the noun quantifier, so there has always been a situation of weak study on verbal measure word in the study of measure word.

The reason why we choose the verbal quantifiers in Qi Min Yao Shu is mainly because “Qi Min Yao Shu” is the most complete ancient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nograph in ancient China, which has great influence. In terms of language style, the oral information is very valuable and rich, while the book is compared with the same period’s document literature. At present,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the quantifier of Qi Min Yao Shu, all of these researches are related to noun quantifier in Qi Min Yao Shu.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lexicology, modern linguistics and the theory of semantics, carries out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verbal quantifiers in Qi Min Yao Shu.

From the types of verbal quantifiers in Qi Min Yao Shu, the representation of verbal quantifiers and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 of the verbal quantifiers, the article describes the appearance of the verbal quantifiers in Qi Min Yao Shu,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erbal quantifiers in Qi Min Yao Shu as far as possibl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inheritance of verbal quantifiers.

From the classification of verbal quantifiers, all kinds of verbal quantifiers of Qi Min Yao Shu appeared, including not only the special verbal quantifiers, but also the borrowed verbal quantifiers. From the inheritance of verbal quantifiers, there are both the verbal quantifiers in ancient times and the new verbal quantifiers in the middle ancient times. Verbal quantifiers in Qi Min Yao Shu are much richer than those literature of the same period. From the point of the expression of action quantity, the verbal quantifiers expression in Qi Min Yao Shu has “number+verb”, “verb+number+verbal quantifier”, “number+verbal quantifier+verb”, “number+verbal quantifier”, “verb+number”. In terms of data, the expression “verb+number+verbal quantifier”, “number+verbal quantifier+ verb” are more flourishing than before. We hope

to give a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of the system of verbal quantifiers in Qi Min Yao Shu and provide some helps for the research of verbal quantifiers.

Key words: verbal quantifiers, derivation, synchronic, diachronic, representation, grammatical function

이 논문은 2019년 1월 11일에 접수되어 2019년 2월 8일에 심사가 완료되고 2019년 2월 11일에 게재가 확정되었음